

元史



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三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臺諫一

姚天福 高鳴 陳思濟 魏初從祖璠 劉宣 張孔孫

崔彧 崔斌 相威 亦力撒合 陳天祥兄祐 申屠致遠

董文用弟文忠 郭貫 郝天挺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後徙鴈門李本曾柳神道碑云系出唐相元崇 幼讀春秋通大義

及長以材辟懷仁丞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福為架閣

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不畏強悍猶虎也

輟耕錄云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辨天福校數之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目天福曰巴兒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之母隱廷臣皆震悚

時方倚阿合馬理財姑釋不問 仍加厚賜天福曰臣職居彈擊惟負爵祿是懼敢貪賞

以重臣罪碑云上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言臣分也受賞非分也卒不受 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

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頭不能寸進

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

召玉昔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少引退按行畿輔有監使

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狗豪右憎服碑

監天名政普得罪御史按之不服天福入境廉得其死罪十有七俄以者免經臺門大詬天福意捕之檢行囊得賂待御史安元失納救免狀明日陸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為天福對罪十

有七條赦七留十餘誰歸上悟戮敢普而斥安元既斥猶與所善雙陸禁中天福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起一座皆失色十二年詔罷各道按

察司天福白御史大夫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

遠不但繩有司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入帝臥內奏

其言帝大悟詔復立權臣不悅左遷衡州路同知不就碑云會駕北幸阿合馬馳騎士

縛天福闕其家脫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蔓羅織苛毒天福抗聲日乘輿行狩賊害言臣宰相寧欲反邪拮拾無所得斥遷衡州後歷任河東淮西湖北

諸道按察使成宗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

尹六年卒碑云憲河東開廩賑太原民奏和釋旗方憲淮西免斬黃賊獲歸民戶以萬數徙節湖北劾輔臣楚國公罪及按平灤道出遵化忽風旋馬首默祝曰汝寬從我我

爲汝理至莠蒼而風息得五尸其一衣中得小印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辨之賊果執遼歲輸粟灤陽民方饑留粟賑糶民賴以生輟耕錄云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憊不食其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天福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天福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離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初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贄爲

臣當罄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爲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嘆曰巴兒思母子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輟耕錄云敕待臣董文忠宣付史館卒年七十三

用曰侃侃直言不因賞勸去二首患破七死券雖由忠發亦本母媛卒揚令名夫復何憾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三聘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爲彰德路總管中州志云政暇詣學舍親講經義郡邑知有經學自鳴始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鳴

爲侍御史時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
二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母爲官外設人
也俄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
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
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
省猶有壅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
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
官不如一省便世祖然其言議遂罷川陝盜起行省請急戮其尤
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報所以重用
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令
速止之鳴每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
察兒曰高鳴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官至吏部尚書

志云奉 諭文
獻有河東集

陳思濟字濟民河南柘城人。以才器見稱於時。世祖聞其名，召備顧問。既建省，部俾掌數。奏時廉，希憲行省陝西，思濟實與偕行。希憲入中書省，思濟還仍掌數。奏會阿合馬入省，耻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行，希憲不從。及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莫敢前。思濟獨以文牘進，阿合馬輒於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已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證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辨訟設。」遂拂袖去。出爲沁州知州，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虞集神道碑云：時盜起新昌，王山宣慰陳祐率師討方立馬撫諭，忽爲飛矢所中而墮，或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變軍帥，將殺少年千餘人。思濟曰：千餘人無反狀，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乃止。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還家。候期來決，囚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白，恐終不可保，爲

閱其案釋之轉陝西漢中道副使母喪歸起同知浙東宣慰司事

時浙西大水民饑而浙東倉廩實即令轉輸以賑

碑云桑哥用事遍理算錢糧檄思濟分理浙東

思濟曰瀕海民貧而改池州路總管平章也速答兒勢方赫摘淘金戶

穢必激變得寢其行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止之累僉河南江北行省事卒封

潁州郡侯諡文肅

魏初字太初宏州順聖人從祖璠金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將武

仙軍次五塚山不進使璠往諭之璠直趨仙所仙引一吏與語璠

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奈何不加禮而欲以小吏

置對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

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仙不能屈金亡璠北還憲宗聞其

名徵至和林璠條陳三十餘事卒諡靖肅初其從孫也璠無子以

初為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初

中書省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
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
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爲
璠後歎獎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尋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
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
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有不能爵大卮者免其冠
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
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
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
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仍諭侍臣今後毋復爲此時襄樊未下將
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
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

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歷官南臺中丞

冊曰稽古建官懸鞞設鐸明目達聰下通民瘼自立內臺直聲諤諤止輦受言皇猷益廓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金末避地徙太原自幼喜讀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宣撫使張德輝至河東一見器重薦為中書省掾暇則往從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為河北河南道勸農副使至元中以丞相安童薦超拜吏部尚書

續文獻通考云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賞之計此銅錢易於齎擊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敝欲求日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用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工費不貲亦非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

世祖將伐交趾宣

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始得停罷江浙軍民歡聲雷動安南小邦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邊師生事興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區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用衆五六十萬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卽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猝難以應若不論出萬全恐將復蹈前轍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

危繫焉。峻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蝟興，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境，叢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尚未見功。峻都爲賊所殲，自遺辱國。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達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邪？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且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納其言。二十五年，出集賢學士除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歹悍戾縱恣，慮臺臣發其奸而忌，宣尤甚。日遣其黨赴建康，伺隙臺址皆凍懼，陰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忙古反

怨愈深因羅織宣子逮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誣告
行臺沮壞錢穀事聞朝廷遣官置獄行省鞫其狀宣及御史六人
俱被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宣不勝憤遂自剄舟
中始宣將行時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破及死視其書云觸怒
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
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且別有
遺橐具言忙古歹罪狀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
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惋宣既死行省白於朝謂知罪重自殺前後
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
臺以聞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古部爲金所并遷隆安父之純官
東平萬戶府參議夜夢謁孔廟得賜嘉果已而生子因名孔孫既

長以文學著辟萬戶府議事官至元初擢太常奉禮郎廉希憲居
政府辟爲掾尋出爲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世祖銳意
用兵孔孫謂方今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自新之條俾
効戰贖死朝論采之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直聲大起安童復
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顓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
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始終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
禮部侍郎督修安山河成孔孫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
未有賜名會通河已擢燕南按察使召拜集賢大學士丞相完澤
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
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大畧謂蠻獫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
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加禁
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

不可不急裁汰太廟神主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仁者宜加一官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員必當革去冒濫州郡之職必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再如增給官吏俸祿修建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灑掃戶相位宜參用儒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重伯顏和禮霍孫廉希憲等各宜予贈諡多允行之請老致仕成宗大德十一年卒于

家孔孫素負文望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

書史會要云書宗王華

崔彧字文卿宏州馬邑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器重之至元中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還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索鞍馬斂芻粟帝雖聽其言然竟不置對尋令彧鉤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奏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

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選用
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
十六員今宜增設蒙古人員相參巡歷皆從其請復言時政十八
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工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
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
聲誠欺罔之大者宜別加選用三曰樞密院定軍官賞罰不當多
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
德宜博訪南北耆儒頌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
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
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
出七曰近見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宜擇近臣之重厚者分
番上直聖主言動必書以昭示永久八曰憲曹無法可守致奸人

無所顧忌宜早定律令爲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徒省一員併一職尚非經久之計宜參衆議以立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王家就旅夫豈人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降詔招徠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童所進良臣悉爲阿合馬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當擢用十三曰簿錄奸僥貨財不可視爲橫得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設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阿里海牙總帥兵民子姪姻黨分列津要威權太盛宜罷職理算其官吏亦應轉徙他所勿令久據荆湖十八曰銓選彙奏賢否莫知自今

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命與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共議行又言江南盜賊蠶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曰本之役宜姑止又江西四省軍需應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名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蘇我方粗備後議東征未晚世祖不懌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又言昨遣官清丈大都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妨農事乞降旨與民通曉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急宜停止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以劾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下吏欲致之法尋罷歸及世榮敗起爲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近者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惟以欺蔽九重賤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歲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行斥逐

又桑哥所設衙門冗濫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仍如舊制
至大都高貨戶半爲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充當宜
令諸路所司核實均輸凡軍站諸戶每歲非名取索賦稅倍徙民
多流移請自今非奉詔敢私斂民及擅役車匠者論如法多見施
行久之復遷御史中丞奏前者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
不法楮幣銓選課稅無不更張理算江南積逋期限嚴急追逮驛
騷民多嫁妻賣女禍及親隣維揚錢唐受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
者五百餘人近遣闍里按問悉皆首伏天下方知聖天子本仁愛
斯民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兜黨所爲莫不願食其肉請將此
數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帝命悉誅之又言行臺官言使臣至自
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請
自今凡使臣出必降詔省臺院諸司必給印文以杜姦欺又言諸

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向有成憲曰桑哥持國受賕者許控諸司以故反覆牽延事久不決今宜遵前旨諸司無得輒受中書省奏仍請以彧爲右丞世祖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寶泉提舉張間告彧不法十餘事詔就辨中書彧書間所訟與已宜對者爲牘袖之視而後對所告皆無驗並繫獄間瘐死成宗卽位乞遷他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彧居御史臺十年守正不阿人往往疾之遂以病辭帝曰卿勉爲朕少留大德二年加平章政事卒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諡忠

肅

崔斌字仲文彧之兄也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中書舉漢人識治體者安童以斌對入見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直指面斥無所諱從幸上都帝問爲治大體當何先斌曰致治之道在任相帝問

誰可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
未協公道邪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
曰有旨問安童可爲相否衆懽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
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語立判
凡所獻替雖近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
國用司專以掎克爲事斌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
平大兵南征卒有奪民席投其嬰於地以死者斌馳謂主將曰未
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遂下其卒于獄尋僉河
南行省事奏劾右丞阿里妄冒軍數杖遣之有旨籍兵二萬益襄
樊斌入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帝聞之減其中丞
相伯顏旣渡江命阿里海牙定湖南以斌爲行省參政圍漳州阿
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披盾先登語諸將曰潭人膽破矣若斂

兵許其降則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定也倘縱兵急攻使無
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卽遣人招諭城中爭出降捷聞遷行省左丞
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上都帝問
江南治否斌曰治安之道在得人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
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
馬溺私愛以不肖子抹刺忽克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
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第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
政或爲禮部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
下公詔並黜之又言阿老死丁臺臣劾其侵欺官錢事猶未竟今
復授江淮參政恐不厭人望帝止其行復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
副使博羅按問汰冗員黜親黨罷權茶營田漕運諸司海內無不
稱快尚書留夢炎言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事者乃

調斌江淮左丞既至凡前蠹國漁民不法事悉加釐正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遮留使不獲上見誣搆以罪竟殺之天下訟其寃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諡忠毅

冊曰或善諷議以言受知斌無言責侃侃陳辭一登台輔一禍是罹有幸不幸讜謨並垂

相威國王木華黎曾孫也性重厚寡言笑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至直臣盡忠良將制勝必擊節稱快至元十一年從伐宋由正陽取安豐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伯顏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相威將左軍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恣望風歛附已移屯瓜洲與阿木合兵畧揚州入覲授征西都元帥時親王海都有叛志命領兵鎮西土十四年召拜南臺御史大夫上奏曰陛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爲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

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日至必集幕僚御
史議可否不協公論者卽劾去繼陳便民一十五事大畧謂併行
省削冗官鈐鎮戍拘官船業流民錄故官贓饋遺淮浙鹽運司直
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宣慰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召佃
仍減其租革宋公吏勿容作弊帝皆納焉浙東盜起宣慰使昔里
伯縱兵俘掠平民相威道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得釋者以
數千計奏執昔里伯治其罪十六年入覲會河南左丞崔斌言平
章阿合馬不法事帝命相威及樞密副使博羅自開平馳至大都
鞫問阿合馬稱疾不出博羅欲回奏相威厲聲曰奉旨按問若敢
抗旨邪令輿疾赴對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諭相威曰朕
知卿不徇顏面命復還南臺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航海征日本
遇颶風壞舟喪師十萬帝震怒復命行省丞相塔海往一時無敢

諫者相威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可
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爲今之計惟預
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需以歲月俟其
疲怠出彼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此萬全之策也帝悟遂罷其
役又陳皇太子旣令中書宜領撫軍監國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
事賓客諭德贊善諸員衛翼左右以樹國本帝深然之二十年以
疾請入覲進番譯資治通鑑帝卽賜東宮俾經筵講讀拜江淮行
省左丞相行至蠡州而卒子牙老瓦丁南臺御史大夫孫脫歡集
賢大學士

冊曰戇言激成時當異與延緩歲月終乃自止東征之諫深
得斯旨非賢者裔烏能識此

亦力撒合唐兀烏密氏功臣察罕從孫也世祖至元十年擇貴族

子補宿衛命掌服御事甚見親信嘗奉使河西還奏諸王只必帖木兒用官太濫帝嘉之擢河東按察使逐平陽路達魯花赤泰不花召還賜金旌其直進南臺御史中丞帝出寶刀賜曰持此以鎮外臺時阿合馬子忽辛爲江浙平章恃勢貪穢亦力撒合發其姦得贓鈔八十萬錠奏誅之并劾江淮釋教總攝楊璉真珈諸不法事請急誅以謝天下不聽除北京宣慰使諸王乃顏鎮遼東亦力撒合察其有異志密請設備改遼陽參政乃顏果反帝自將往討時諸軍皆會亦力撒合掌運糧儲軍供無乏東方平帝嘉其先見且餉運有勞加左丞命尚諸王算吉女親爲資裝賜之調四川左丞成宗卽位入朝卒于京

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以兄祐仕河南徙家洛陽祖忠博洽通經史學者諡曰茂行先生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李璫叛據濟

南結宋為外援河北宣慰使承制授天祥千戶令屯三汊口防邊

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躬耕讀書從遊者日衆所居近緱氏

山因號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亦未之奇也別數歲出所為

詩祐方疑假手他人及與語談辨該博乃大稱異烏臺筆禡云御史王暉薦天祥沉正有為達於

從政合令河南行省舉用以試所長至元十一年起家郢復等州招討司經歷從大軍渡

江論軍事深為參政賈居貞所許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

天祥權知本軍事甫入境城中父老來謁諭曰捍衛鄉井誠不可

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以致亂今令若輩權置兵仗自衛可乎衆

稱便乃條其事於行省曰鎮邊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

則外生覬覦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處

置失宜疎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仗不令在手遂使

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

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皆敵國矣莫若推布赤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行省許以便宜處置由是流移復業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之鄰邑分寧爲變謀者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歸告其黨則謀者反將爲我用置不問及敗逃至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擾待事定皆得保全而歸居歲餘代者至務更舊政未久興國復變黃州賊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天祥言於賈居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區區烏合之衆輒來相敵死傷必多我出精兵躡其後乘勝取黃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然其言力趣之乃引兵宿青山明日大敗其衆果如天祥言初

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貞救之不得
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不相接欲殺之以利其財耳力止之至
是皆得釋復令天祥權知壽昌府事亂者聞官軍至多棄城依險
自保天祥徧諭使各歸田里惟生禽亂首斬於鄂州市由是無復
叛者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驟枋政
御史中丞崔彧斥其姦帝怒罷彧世榮欲益張明年四月天祥抗
疏曰竊惟御史臺受國家腹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
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奸邪居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
不糾非予人有宿讎私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事所繫者大
臣子之分不得不然耳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姿處鈞軸之重內
懷陰狡外事欺謾專擅朝權收羅奸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羽翼
爪牙布滿中外威福由已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

上洪福卒殞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跡其貪暴曠代罕聞遺毒至今未能湔洗去春安童丞相自遠而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服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立待及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繼而忽有前江西道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天下喧傳皆云彼實阿合馬姦黨當時貪橫之尤者出身來歷往往能道其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驟當宰執之任分布黨與互相連結見者爲之寒心聞者莫不驚駭斯誠生民休戚所關國家利害所繫事莫有大於此者職食祿居官責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匪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彼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濫獲

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金帶賄輸送其門所獻不
充別立欠券買充權茶轉運使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凡其取受於
人及侵盜官物鈔以錠計者三萬九千有奇金以錠計者二十五
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已經追
納在官具有成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
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
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下朝省大政實得專擅是
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毒近代亦恐貽厥將來朝廷
信其虛誕之辭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較其能敗闕如此
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旣往之真踪可爲已然之明鑑若謂必須
再試止可叙以散官宰執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
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成效所損尚輕今乃捐相位試

驗賢愚不啻舍美錦較量工拙脫致敗壞後將何追雖良工在旁亦莫如之何矣今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相抗惟恃一齊之語寧堪衆楚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事隳廢者比比矣如樂毅於燕屈平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唐陸贄裴度輩千百年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斂容而長嘆者安童今國之名賢也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所敬仰海內之瞻依者也朝廷果專任此三相無使餘人得以掣肘仍聽博采衆議於內外耆舊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掎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

力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既和天地之和斯應
品物遂風雨調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徒爲
刻剝之計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交作年
歲荒窘百姓流離其所損亦豈輕哉間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
姓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
強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
貧其理然也顧民必須輕賦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或因百姓富安以致亂貧困以致治
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誠以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
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用之不窮今世榮欲以一
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博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

不惜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斂怨不計國家遠久惟取速效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田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者畧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盡數包認始言能令民皆樂業凡今所爲無非失業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行更張待其自斃是蠹雖除去本病已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宜將世榮移置他處量與一職視其行事果異於前政治實有成效然後升用未晚不使驟膺非分之任致開橫侈之端則朝廷可無後來之悔世榮可無喪家之

禍君臣上下之間兩全其美非惟國之幸實亦本人之大幸也非不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况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蒙詰讓者多矣今職忝預言官何敢默無一語止自盡此愚直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咎旣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斯起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奏世祖命安童集諸司官吏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召天祥與世榮俱赴上都面質旣至見所伏罪狀卽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世榮一一欵服遂伏誅朝廷錄天祥平興國壽昌功進吏部郎中二十三年除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湖廣錢穀至鄂州卽上疏劾平章要束木貪縱淫虐諸事時桑哥竊國柄與爲姻黨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欲

致之死繫獄年餘遇赦方釋起行臺侍御史未幾辭疾歸成宗卽位改山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之策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委之天時姑且弗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仗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禽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卽行劫復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視爲故常旣不感恩又不畏法寃殘悖逆習與性成誠非善化能移惟有嚴刑可制語皆切中時弊於是嚴督諸司禽殺積盜南至江漢二千餘里無得脫者平陰女子劉金蓮假妖術惑人所至官爲立神堂勢寢大天祥命繫之杖於市以山東宣慰司官冗宜汰且斥言其使貪暴狀格不行遂辭去大德初授河北

河南道廉訪使稱疾不起尋擢南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彝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有餘以備不得已而不已之事是之謂善用兵去歲雲南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此得已而不已之事也彼荒裔小邦遠在滇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僻陋無用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爲利不取不足爲害深欺上罔下興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番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敗土兵掩擊其後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軍使劉國傑總之以圖收復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糧至播境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食糧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民往廻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

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過此以後更
 以何濟比聞西征敗卒及將校頗知西南遐陬之地重山複嶺陡
 澗深箐林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
 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亦難施為且
 毒霧烟瘴皆能傷人羣蠻既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
 害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亡將有不戰
 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自征伐占城交趾瓜哇緬國以來近
 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地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
 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
 勞民擾未見休期皆深一人實基禍本且聞八番羅甸之人向為
 征西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
 食之惟願下順人心早正其罪更下明詔示以聖朝數十年撫養

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命之日何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羗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茶二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得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蓄威以致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係之大審定而行彼溪峒諸蠻各有種類今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拒敵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方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尤

有甚於今也不報遂謝病歸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
事八月地震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
致執政者抑不以聞自被召至京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嘗鬱
鬱不自釋久之移疾去至通州中書追留之不返帝聞之賜鈔五
千貫仍命給傳遣官護送至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
年拜中書右丞使者五致詔以年老辭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
上尊酒及卽位復召之以老疾不赴卒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諡文
忠 兄祐一名天祐字慶甫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
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穆王分土陝洛表祐爲
河南府總管甫下車咨訪治道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
世祖卽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真除祐爲總管在官八年清慎如
一日至元初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

捕急祜部民丁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
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民力省而有益卽諭之使散去俄
調衛輝路總管五年十月上書言國家大計有三一曰太子國本
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
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
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起則後世紛爭之亂未易息也
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
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
傳子之心公於爲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龍興不崇儲貳
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

室衛社稷實祖宗創業之宏規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時賴陛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乾綱則藩鎮之禍消深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爲新制以快天下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天下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夫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儲皇於春宮隆帝基於聖

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
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
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所繫命乎願熟計而爲之則臣民幸甚二
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伏見陛下勵精爲治頻年以來建官
分職綱理庶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
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訟獄
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此制
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衛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消未形
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奸邪絕
臣下之威福強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
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總百揆平萬幾求賢審官獻可
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裔綏之以利鎮之以靜立經國之遠圖建

長世之大業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以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億兆之命懸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蓋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腹心之寄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禍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

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吐贊皇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廼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王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士之心箝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奸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啟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臯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以善治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惜也今大臣設有奸邪不忠竊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

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獨生於曩代而不生於當今顧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至當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玉璽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然著於天下後世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版築或獵於屠釣或遇獻言而入侍或田薦

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
紀豈皆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迄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
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遇合有期聚精
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
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
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臣謂
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
第進士歷顯官并耆舊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
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
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
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勲賢並
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將見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

下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與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亦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始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向使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已哉至唐太宗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

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臣誠才識駑鈍
以之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
志在納忠則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如冬之所寒夏之甚暑
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寒則衣之以裘暑則服
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異也蓋亦時候使然期於康寧其身而
止或冬之裘且加於流火爍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坼地之
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
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是臣謂三本之策若施於太祖用武之世
或所未遑行於陛下文明之時誠爲至計此天下之公論也願陛
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致太平之化
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臣敢越職言事事雖未
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任山東東西道按察

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帝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祐還朝特命預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欲奏尊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尚書省參政以陷之及入議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不須設事遂寢阿合馬怒祐忤已除僉中興路行省事會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方逃匿聞祐至皆曰陳憲使必無私皆出應期而集十二年轉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每見多失措祐謂曰何震懾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目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犯許蔡間有巨盜捕之急逃入宋境後隨宋降將招搖過汴京祐斥下馬搃殺之于市民間帖然遷浙東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獲溫台民男婦數千口祐悉奪之還未幾行省檄祐檢覈慶元台州民田至新昌值玉山盜至

王惲

神道碑云眾謂可去祐曰吾守
士臣義不當避去之民易依

倉猝不及備竟遇害追封河南郡公諡忠定

父老立祠會稽山祀焉所著詩文名節齋集 子夔芍陂屯田萬

戶初在揚州聞父遇盜死泣請於行省願復父讐擒賊魁七人戮

于紹興市

冊曰諫如繩直聽宜轉圜排去培克熟計安全追踪賈董名

著簡編二難千古聲施赫然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畧使

薦為本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參畫至元初崔斌守東平聘為儒

學官尋授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

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兩浙宣慰使舉為都事首言宋圖籍

宜上之朝廷江南學田當仍留以贍學行省從之遷杭州總管府

推官宋駙馬楊鎮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

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拷答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始伏辜西僧楊璉真伽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二十年拜南臺御史江淮行省副使郝顯李兼愬平章忙古歹不法詔勿問仍以顯等付平章鞠必抵於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寃將縱之忙古歹脅以勢不爲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奉使湖廣劾平章要束木貪狀桑哥誣以不道奏遣使逮訊行臺御史憚其威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辨其誣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氣乃沮江西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怨辛籍鄉民爲匠戶轉運使盧世榮權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耗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他如罷香莎米弛竹課禁設司獄醫學等員皆其所條議行者成宗

大德初出僉江北大道事行部至和州卒所著忍齋行橐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嘗積書萬餘册名曰墨莊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喪父兄文炳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在潛邸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從伐宋帝臨江閱戰文炳先突陣文用力請偕行鼓棹直薄南岸諸軍爭

進三合三勝文用乘小舟歸報帝悅使主帳前宿衛

名臣事畧云文用從世祖圍鄂州聞

憲宗崩猶欲待城破文用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遂班師繼命持卽位詔宣諭邊郡至元初除西夏中

興等路郎中始至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壑中興西涼甘肅瓜沙

等州之士爲水田流民復業者戶四五萬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

西方縱其下橫索文用輒面折以法王怒召使左右雜問文用曰

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

遣傅出文用謂曰我本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惜者寬慈仁厚如王

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虐百姓凌官府傷王令名於國體不便因

歷指其不法數十事傅驚起入白王王召文用謝曰非郎中言我

殆不知續文獻通考云至元八年文用為山東巡行勸農使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以郡守為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丞相安童奏

文用代紇石里為工部侍郎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使鷹監奏

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望見文

用入帝曰此豈為爾治鷹食者置不問尋出為衛輝路總管會漕

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曰衛郡地最下大雨時

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

無大名長蘆矣朝廷遣使按視還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

沁水平勢不可開事遂寢久之受代歸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江

淮省臣忌廉察官指摘請以行臺隸行省上集朝臣議文用曰御

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

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薈然無可復望矣昔阿合馬用事商賈
賤役多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羣議恐權臣售私恩而朝
廷驟斂怨宜使按察使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控
訴則是官者國家當飭勵之何反加摧抑也衆從其議俄遷翰林
集賢二院學士右丞盧世榮以言利得幸大言曰我立法治財能
視歲額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文用問曰此錢取於
右丞家邪將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
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
多然羊無以避寒暑將死且盡明歲安所得毛民財有數剝取之
亦猶是耳世榮艱然竟以是敗二十二年除江淮參政有以帝
命建佛塢於宋故宮者長官奉行益急會大雨雪入山采木者多
僵死文用請寬之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上命不敢格

顧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邪其人意沮

一統志云時初得江南往來役夫日以千計文

用憂曰吾民瘁矣而重妨耕作始不可乃以州縣吏卒應其役

朝廷將用兵海東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

之民力取荒僻無用之小邦非計事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

綱鑑大全云文用既拜命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宜舉用賢才乃舉胡祇適王暉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瑛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

時桑哥當國恩寵

方盛文用獨不之附桑哥令人風其頌已功文用不答又自語曰

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也又不答屬朔方軍興徵求愈

迫文用曰民急矣外寇未除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

國所上盜賊數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哉急法苛斂使至此御史

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

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乃密奏其奸狀桑

哥猶不知且日譖於帝言其驕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

何罪之有尋遷大司農有欲奪民田為屯者文用執不可再遷翰

林學士承旨帝命以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終不以見成宗卽位從幸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臣民望且臣聞人君猶北辰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卽日還大德元年請老官一子鄉郡侍養卒年七十四贈少保壽國公諡忠穆 弟文忠字彥誠侍世祖潛邸王鶚嘗言詩帝問文忠能否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孝於親出忠於君詩非所學也從伐宋與兄文炳文用同敗宋師于陽羅堡世祖卽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郎居近密安童入領中書建陳十事多忤旨文忠曰丞相夙有賢聲今始出人方傾耳而所請不得行後何以爲政乃從旁代對詳切帝始允可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輕禪乃言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文忠白外入帝曰

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好爲詩賦何關修身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至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惑聖聽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帝怒解益都彰德妖人繼發文忠言按察使不能禁止當連坐詔行之時多盜詔犯者皆棄市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恐乖上天好生之德帝然其言有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盜剪官布者帝怒命殺之文忠言今刑曹慮囚罪當死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可因一人言遽加重典宜付法司閱實卽遣文忠及近臣分覈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當朕怒時汝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朕幾戮及無辜矣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枋用懼廉希憲復相表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當代名臣今宰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

望遂復召入相文忠奏言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
至中書自開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謙退不
肯視事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決而始啟太子是使
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遜謝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
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敕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
帝卽召大臣面諭其意禮部尚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
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弊帝銳意欲行廷臣奏以文忠爲侍
中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將別置省而使盜詐之徒與居其間竊以
爲不可文忠忿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近臣顧臣而言意實
在臣其顯言臣盜詐何事帝令言者出文忠猶訴不止帝曰朕知
之彼不汝言當文炳爲中書左丞卒太傅伯顏表文忠可相帝使
繼其官辭曰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勞可居是位臣嘗給事居中所

宣何力敢冒重職乎乃改僉樞密院事車駕行幸詔留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微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諸監皆領焉將入朝忽病仆帝遣中使持藥救之不及而卒贈司徒壽國公

諡忠貞

名臣事畧作正獻

冊曰牧羊喻切慮囚刑平不親細務不驚虛聲有大臣風合

璧爭榮

郭貫字安道保安人才行見推由中書掾調濟南路經歷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狀不報又言近見江淮無知諸人多有發掘父祖墳墓將地改售於人者止圖利已莫恤祖宗往往聽信野師妄以風水誑惑曰某山強則某支富某水弱則某支貧或曰茲山無鼎彝之形安得出一品之貴茲山無倉庫

之象安得致千金之富於是有一墓而屢遷不已者有子孫不肖不能固守從而墮師巫之術但知多取價鈔忍於拋掘者甚有豪強之家貪信風水不惜金錢誘之遷移轉賣者更有圖殉葬之金銀破祖宗之棺槨并投骸骨於水火者當今世風澆薄爲人後者不務勤儉破蕩財產及至貧乏不自咎責反謂先塋風木不利所致以致輕發祖先塋地高價貨賣不仁不孝情罪非輕若非明定嚴刑切恐愚民沿襲視爲泛常嗣後移棄屍骸不爲祭祀者合同惡逆定罪買地人知情者減二等科斷元價沒官野師並行責逐庶幾令嚴而民不敢犯刑曹是其言著爲令

語出典章

成宗大德初改

僉湖北道事言今四省軍馬數萬征八百媳婦深入炎瘴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不聽累除河東道副使仁宗幸五臺山貫進見問廉

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召拜治

書侍御史帝親書其官階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改侍御史明年出
爲淮西廉訪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按各路農事延祐中進太子
詹事貫言皇太子授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
置從之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卒年八十二追封蔡國公諡文憲
貫博學精篆籀當世冊寶碑額多出其手

郝天挺字繼先系出朶魯別族世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當太
宗時多著武功爲河東五路軍民萬戶天挺以勲臣子召見世祖
嘉其容止俾執文字宿衛東宮及建省雲南選官屬除參議雲南
省事累遷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不稍遜一口
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也但旌汝肯
言耳成宗崩武仁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
天挺與少保張閻等十人共議大政盡革尚書省弊拜御史中丞

人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然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則不惟失禽且有傷鷹之患帝嘉其言由是風紀大振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乞加官天挺言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會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週歲考其殿最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考績方許遷調庶免朝除夕改啟倖長奸之弊又

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減佛事止括田久任使勸農務本
 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尋拜河南平章時河南王卜憐吉歹為
 丞相待以師禮政教大行皇慶二年卒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嘗修
 雲南實錄五卷註唐詩鼓吹十卷行世子佑字君輔延祐時拜
 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孫忠恕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圖命
 總裁三史書成歸隱

見一
 統志

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元史類編卷之二十四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南沙席世臣鄧客氏校刊

臺諫二

楊桓 李元禮 尉遲德誠 王克敬 趙師魯 秦起

宗 陳思謙 鎖咬兒哈的迷失高祖塔本 曹伯啟 脫歡

張養浩 馬祖常曾祖月合乃父潤 楊朶兒只子下 月魯帖木

兒 瞻思 白當 遂魯曾 崔敬 李稷 王思誠

亦憐真班 張禎 陳祖仁

楊桓字武子宛州人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臥世祖中統初侍臣堅童使濟南見桓賢薦之補濟州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歷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緡至元末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于木華黎曾孫

碩德妻一作拾得家者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曰此歷代傳

國璽也亡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瑞應於今日乎

即為文述璽始末上之按史於按禮兒傳謂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千桓傳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其文不同大學衍義補云秦璽者始皇

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獻帝所寶者此璽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者也開運之末沒於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永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在當時皆誤為秦璽不知秦璽之亡已久方西漢時為元后所擲螭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大約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則非秦璽明甚豈桓所辨者或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成宗即位桓疏時務二十事一郊祀天地二親

享太廟三先定首相四朝見羣臣訪時政得失五詔儒臣以時侍

講六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徒七給誥命以褒善敘勞八異

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儀以肅宮庭十定官制以省內外冗員十

一核錢穀以裕國用十二訪求曉習音律者以協太常雅樂十三

國子監不可隸集賢院宜正其名十四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

縣吏十五增內外官吏俸祿十六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定婚姻聘財十八罷行用官錢什一之利十九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郡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帝嘉納之未幾改秘書少監預修一統志秩滿歸兗州大德三年召為國子司業永赴而卒生平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泝源書

學正韻

陵川集云傳國醜秦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靖康之亂為金所有金亡而獲秦醜帝以為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為寶

冊曰晝作夜息生人之恒所策者志與日俱升屏絕昏惰作聖可憑胡不師古視爾夢夢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性端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教授遷太常博士撰世祖及順聖皇后尊諡議及請祀園丘升耐太室禮文多所詳定成宗元貞初拜監察御史五臺山佛寺成太后將親往祈祝元禮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卽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之萬一哉伏見五臺山剏建寺宇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帛廣資福利其不可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仗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卽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一舉動必書簡用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非天降皆出於民今朝廷支持調度百倍往時何堪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

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福未
獲而先受勞致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者五也伏
願廻轅中路端處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聖后之懿
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思下以慰臣民之顙望則不待祈而福自
至矣臣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誠以愛君心切冀得一悟聖聰與其
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
中丞崔彧有隙取前章封入奏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
謗佛帝怒遣近臣賫其章敕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鞫問完澤曰
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
所知也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
也遂入奏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
改國子司業卒封隴西郡侯

尉遲德誠字信甫山西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爲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被俘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鼐仕至潞州知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武宗至大初改詹事院都事遷家令仁宗見其謹恪常令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常語人選爲河東道宣慰同知擊姦吏寬稅斂上計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餘饌擢西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京師大旱疫德誠疏言西僧作佛事以疎放罪因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賞緣倖免實紊典常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延祐中歷遷遼東道廉訪使復上疏言事謂懷諸王以固腹心防出入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凶荒汰僧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諸事未及報而卒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大寧在晉西鄙習尚少文克敬獨

孜孜爲儒者事初仕江浙左右司都事省檄往四明監倭人互市
先是往監者懼番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克敬至悉屏去撫以恩信
番帖然無敢譁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糶之行省欲罪
其擅發克敬曰饒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不
仁邪遂得免仁宗延祐中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
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其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
不升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
卒升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爲能今王御史
務崇寬厚可爲世道賀矣時英宗方勵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
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
責之役戶甚無謂當罷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
免其它役詔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當抽分海舶拗番者

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衆不能奪商德之轉兩浙鹽運使温州逮私鹽者以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使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連逮者爲令俄調海道漕運都萬戶當天歷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謂脫在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非得已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擢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曰用財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出無名是不當也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雲南獨先蒙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遠徒御衆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

周也宰相以聞又宗是其議除南臺治書侍御史以正綱紀爲已
任不阿宗戚聲譽益著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參政有松江大姓
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死子孫且貧有司仍雜置民賦中令
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今身死家破豈可使一郡之人
均其害且國用寧乏此邪奏免之

續文獻通考云又秦
罷富民承佃江淮田

視事甫五月請

老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
貴何以異此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
忠之道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生平喜誦讀有
所得輒手抄爲書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卒封梁郡公諡文肅

冊曰人生在誠不誠乃僞自異說滋不着爲貴貽害人心流
爲極弊認真一言救時砭劑

趙師魯字希賢霸州文安人父趾秘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端莊

在太學力學如寒士仁宗延祐初爲興文署丞後補中書省掾於
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多奇之
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
精誠迓景福百王不易之典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
嘏帝嘉納焉元夕命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
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
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聞遽命罷之是時宰相倒剌沙密專命
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
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
獨出柄臣之意不咨衆謀者也不報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
預廢其官執政欲從之師魯駁其非事遂止文宗天歷中遷樞密
院判官持節治四川軍宣上威德士卒懷其恩信未幾出爲河間

路轉運鹽使暇日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
秋釋奠士論稱之以疾篤棄官歸京師卒封天水郡侯諡文清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深水人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
爲簡寫授之成誦卽削去更寫年十七選入蒙古學學輒成辟武
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仁宗延祐初爲太子
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業財賦非所專治朝廷是
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遇災而有司抑不聞或無災而冒免
起宗微行得實官民不敢欺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蠻時蜀
省囊加台尚拒命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
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役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尋
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
官入見聽辨良久敕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

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又劾閩
憲十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流之嶺南久之遷都漕運使帝
召諭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治之俄轉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
供帳甚盛亟還之民僚佐有燕集成禮卽止曰我素農家安儉約
務清靜庶使吾民化之逾年請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諡昭肅
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也少孤警敏好學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
書文宗天歷初爲丞相高昌王亦都護所舉時年四十矣授典寶
監經歷踰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官屬不當與文武
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其議至順元年拜西
臺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審銓衡勵孝
行紓民力修軍政先是關陝饑民多粥產轉徙及來歸皆無地可
耕思謙令聽民倍直以贖使富者收兼八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

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本流民非
伊子告父掠其財擴偏聽以酷法斃其父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
壞朝廷之紀遂抵擴罪明年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
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臣民之寄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
久之計自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
我朝開國混一六十餘載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干
金產猶思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
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皇上爲有元之聖主今日乃圖治之盛
時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怯薛支取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
工糧好事施舍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
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之費備軍國用苟能
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一有征行必括民馬

方今西越流沙北際大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
養之地宜設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後馬
大蕃息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充國
用亦其一助又以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
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
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
二曰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
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
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
在外者已歷兩任准遷內職若材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
勞處以常調帝可其奏時居憂者多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
謂之違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有詔起報嚴寺思謙言兵荒之餘

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意繼此事有
當言者無隱順帝至元初出爲淮西道副使未期月引疾歸召爲
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人者皆罪死而故殺從而加功之
人與鬪毆殺人者例止杖一百與私宰牛馬罪無異是視人與牛
馬等也法應加重詔下法曹更議定制至正改元累遷淮西廉訪
使廬州盜起思謙言於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
兵王以帝室懿親鎮撫淮甸豈得坐視願與王戮力殄寇王曰此
吾責也如鞍馬器械未備何思謙括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與王
分道並進遂平廬州旣而頽寇將渡淮又言於王曰頽寇東侵宜
亟調芍陂屯軍爲備王曰非奉詔不敢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
權擅發之罪願自坐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方爲屯田萬戶召
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

元史類編 卷一百一十四
當身先士卒圖報以無負朝廷尋召拜御史中丞年七十上章乞
老不允入謝感疾強拜命明日卒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冊曰世臣之胄謹守祖功朝儀以正銓選爲公節財蕃牧民
力稍豐定殺人法詰殄寇戎匪尚苛猛惡難縱容

鎖咬兒哈的迷失伊吾廬人五世祖名宋五設託陀託陀者其國
王所賜號猶言國老也高祖塔本從太祖圍燕征遼西下平灤鎮
撫白晷諸城號都元帥久之徙治興平薄賦斂役有時歸者四集
卒之日遺命葬以紙衣瓦棺諡忠武曾祖阿里乞失嗣父職從伐
高麗有功卒諡武襄祖阿台憲宗時爲平灤路達魯花赤灤爲孤
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卒諡忠亮父迭里威失仁宗
時爲河間路總管歲饑出官庫所積賑之官至遼陽參政鎖咬兒
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及卽位拜監察御

史首言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綱爲法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苟非爲國爲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古之王者其於發號施令慎重如此王言一出天下莫不廓然丕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亦皆觀光動色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事門下封駁尚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伏惟聖朝中天建極祖宗以來凡出號令必與大臣協謀然後誕告天下是以億兆承聽莫不聳動故自中統建元至今詔令遂爲家法竊見比年所降命令非但煩數間亦未孚且皇元立制政柄總歸中書雖屢誡中書不得隔越奏事然諸司奉行不久旋即背違凡有陳情輒自朦朧奏行變易紛紜法無所守誠非所以取信於四方爲百姓之觀瞻也迹其所由蓋因挾權撓法之臣不惜國體越職犯分各私其所爲而致然耳近如帝師法旨

護持各路寺廟居然宣示其始終辭理竟與綸音相似求之禮法尤且悖戾蓋發號施令者人君之大柄非帝師所宜行也嗣後應令聞奏取自聖裁若隔越奏事者朝廷戒飭雖嚴然而朝出暮更且行且違者無他賞罰不信故也宜將從前隔越中書已行詔旨盡數拘收仍明定擅自奏事科斷之條以示必罰不可再長僥倖之風至朝廷詔誥既皆由國史翰林其承旨學士等員皆帶知制誥以知國朝典政者首領院事擬撰綸綽應專命掌之凡有奏行布告並從中書省送院詳定可否其或措置失宜有損治體者則繳駁封回其可行者則加潤飾譯寫此亦唐中書尚書門下之制也廷議是之著為令出典章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剎於京西壽安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謂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時丞相鐵木迭

兒當國疾忌臺諫其子鎖南方爲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卽入告徒相與訕上以揚已直大不敬帝怒殺鎖咬兒及觀音保而杖珪謙亨等黥其面竄諸奴兒于泰定初雪其寃追封永平郡公諡忠愍賜其妻子鈔各千錠召謙亨還錄用

一統志載李謙亨曲沃人後官浙東海右道廉訪使

冊曰職居言路寧別外內况其所陳尤爲剴摯一時之忿諫官以罪讒夫之口吁其可畏

曹伯啟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學問世祖至元中歷仕西臺御史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啟請建祠立學以表其蹟四川廉訪僉事濶濶木以苛聞伯啟糾黜之仁宗延祐初轉西臺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法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啟從容言曰犯在赦前

丞相雖甚怒莫之奪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欺罔累虧鉅萬計朝廷遣使督徵率以賂免最後伯啟往其人已死乃諭其子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官第條汝父所賂數官爲徵理諸受賂者懼潛歸之其子得鈔五百餘萬緡糧遂足遷司農丞奉命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尋拜南臺治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寃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英宗卽位出爲山北道廉訪使時建西山佛宇甚急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請緩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啟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乃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名帝爲之悚聽召拜御史臺侍御史同修大元通制伯啟言五刑

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
備五刑也法當改丞相是之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賢
之表所居爲曹公里生平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多名士爲侍
讀學士考試國學首取呂思誠姚綬諸君子雲南僉事范震言宰
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啟具其事書之史館真州知州呂
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啟白其枉進擢風憲屢起淮東道廉訪使使
驛敦迫伯啟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戒乎會長子震亨卒
于毗陵往拊其喪卒于道追封魯郡公諡文貞有詩文十卷號漢
泉漫藁續集三卷行世

脫歡唐兀氏先世以業弓進祖塔兒忽台從征阿里不哥死焉父
朶羅台有戰功積官昭信校尉脫歡爲監察御史嘗上疏曰內外
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停

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
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鶻戶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體應役如
此則徭賦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毛羽齒革珍禽奇獸
之類皆玩德喪志之具今後諸色人不許賣寶中賣以虛國用違
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奸商無所施其伎而國有蓄積矣其辭懇直
當時稱之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嘗旦出遇有遺楮幣於道其
人已去急追還之年十歲卽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晝則默誦
夜則閉戶張燈竊讀以才行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平章不
忽木大奇之累辟臺省椽一日病平章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
嘆曰此真臺掾也後授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
來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爲此旣加之刑猶以盜目

之豈非絕其自新之路衆感泣相戒曰願毋負張公至大初拜監
察御史議立尚書省養浩言其非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
下臺臣抑不以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
御史既言之而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
臣往代忽風烈人多凍死養浩復揚言曰代祀非其人故天示之
倣大忤時相意時尚書省得選用臺官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
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十弊謂賞賜太濫刑禁太疎名爵
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令太浮倖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
橫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改翰林待制尋搆以
罪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變姓名遁去及尚書省罷始召爲
右司都事遷秘書少監仁宗延祐設科以養浩爲禮部侍郎知貢
舉諸進士詣謁不納且曰諸君但思報國奚勞謝爲已擢西臺治

書侍御史英宗欲以元夕張燈內庭為鰲山養浩諫曰世祖臨御

三十年每當元夕閭閻之間燈火有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

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

者深願以崇儉慮遠為法喜奢樂近為戒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

希孟不敢言

趙賢金臺集云先一日御史觀音保以諫五臺山事棄市翌日養浩復諫燈山人皆代為危懼不意大蒙嘉紀賜予甚厚

以父老棄

官歸養自是七詔皆不起文宗天歷二年關中大旱饑人相食特

起西臺中丞慨然就道禱華山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

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水深三尺禾黍自生時斗米十三

緡民持鈔往糴鈔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易累日不能得民大困養

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

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鈔又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長

安民賈海殺子以啖母慟失聲且命出其肉徧示闕府官屬責其

不能賑貸到秦四月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則賑饑日不勝給每

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追封濱國公諡文忠

大方通鑑云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

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又元詩選載有雲莊類彙

冊曰昌言忤時知幾遠避誠可動天况人主意憂國瘁民致

短年歲臣盡如公治平易易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靖州之天山先世事金為馬步軍

指揮使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當大兵破汴時來歸

憲宗命協理斷事官事奏免儒人丁立常平倉多所建白從世祖

南征留沛掌饋餉卒諡忠懿

許有王碑云祖世昌行省郎中

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

徙家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市書十歲時見燭欷燒屋解衣

沃水以滅火眾嗟異之既長往從蜀儒張頌講道儀真質疑義頌

甚器之延祐初貢舉法行鄉會試皆舉首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

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久猶居東宮常飲酒無度祖常上書請御
正衙立朝儀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
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繼統當極寶愛玉食之御猶
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當思百拜之義又言古者建立言官非徒
撫摘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案蓋以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
於宗社下有係乎民生禮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諡贈政理斯在
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知勸定
制則官有守修武則先卹兵勤民則先察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不
憚於繁蕪因建白一十五事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
於時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官答
里麻劾其十大罪仁宗震怒命解相位秦州山移祖常言山本不
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

使故有是異疏八大臣皆家居待罪亡何鐵木迭兒復相左遷開平尹欲陰中之祖常懼退居光州先是答里麻在臺班有高昌僧

恃丞相威娶婦南城詰其違法笞辱之至是亦解職去久之鐵木

迭兒死乃除祖常翰林待制祖常嘗作上都分院記曰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

八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橐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寅畏趨走奉命

罔敢少懈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一休惟詞臣獨無他為從容載筆給輶傳道路續食持書

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

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家有司務以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祖常官

待制偕出扈從日懼謏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廉耻不煩訓誨蠻裔懷

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間為民歲而祀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改其意贊

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為詩歌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

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

累除南臺中丞順帝元統初召議新政賜鈔萬貫遂拜御史中丞

持憲益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酷時面有酒容祖常以苛細

不問嘗言將家子弟多驕脆有辜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

草野者當建武科儲材以備非常之用格不行尋轉樞密副使辭

疾歸屢起行臺中丞皆不赴卒封魏郡公諡文貞嘗預修英宗實錄及皇圖大訓承華事畧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及風憲宏綱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嘆賞

謂中原碩儒云

元詩選載有石田集浙東廉訪蘇天爵請於朝刻以行世

楊朶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即知自立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重從行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偕李孟先入仁宗至京師朶兒只譏察禁衛警備無不周密既佐定內難仁宗退居東宮授太子家令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武宗聞其賢召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授延慶司使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誅之朶兒只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日帝與李孟論元從人材以朶兒只為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造至大銀鈔兼鑄銅為

至大錢至是帝欲並罷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古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以遽廢言雖不用時論是之已遷宣徽院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不許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義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納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開時羣臣侍側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每爲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貸怨者因共譖之賴帝知之素不得行未幾拜御史中丞中書平章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以其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莫不問復劾而杖之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一日

至八九奏曰臣非黨御史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帝曰姑宥之
可謫爲昌平令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得左遷恐
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復肯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閱貞觀政要
朶兒只侍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對曰直由太宗使太宗不
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邪當赦之以成爾直有
上書論朝政得失面詆宰相者宰相怒取旨將殺之朶兒只曰詔
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殺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且使臣亦負其職
矣帝悟得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以
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曰家世寒微幸際
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勵僥倖者亡何
遷集賢大學士先是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召鐵木迭兒爲丞
相踰月仁宗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潛結徽政院近臣

得再入相恃勢貪虐愈甚自蕭拜住爲平章稍牽制之及朶兒只
拜御史中丞慨然欲糾正其弊會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
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出之不得朶兒只廉知其所受弼贓鉅
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走匿興聖近侍家朶兒只持
之益急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
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
重傷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猶數以臺事問之對
曰非臣職事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今反得爲東
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
在東宮鐵木迭兒果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
院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朶兒只曰職在中丞恨不卽斬汝以
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

人證其獄朵兒只不顧而唾曰汝等思嘗得備風憲故爲是犬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頃之傳旨執朵兒只載諸國門外與蕭拜住俱見殺至治初張瑄爲平章屢言其寃終不白泰定帝立始降詔褒贈追封夏國公諡襄愍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民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幼有才氣善書後遭家難益自勵名節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家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得其情平反之文宗天歷初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軍亂郡守吏皆逃不花獨率衆出禦陣潰見殺二僕亦被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苟得生他日何以見主於地下欲起殺讐讐斬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開曰犯顏敢諫夙荷主知正人倚賴適逢其時雖死奸佞氣

節不衰子孝婦烈身端影儀炳炳青史千古昭垂

月魯帖木兒卜領勒多禪伯臺氏父普蘭奚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刺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官遼東道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敏讀書強記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顧問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果誰氏子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定國難朕至今未忘因命常侍禁庭哈刺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閣赤辭問曰汝年幼欲何爲對曰欲爲御史聞者壯其志久之果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丞相鐵木迭兒受富民張弼賕五萬貫乞留守賀勝貸死帝怒奪其印擢月魯帖木兒殿中侍御史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可乎衆稱善月魯帖木兒起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禍

亂不得已而爲之者願陛下正大位勤政治以保萬世無疆之業

前代虛名何足法哉帝善其對後鐵木迭兒復入相參議乞失監

以受人金帶繫獄乃愬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誣丞相受賊皇

太后命卽徽政院推問不實事始釋出爲山東鹽運副使期月間

課增以萬計俄丁外艱歸奉定帝晏駕河南平章伯顏矯制授爲

本省參政共議起兵迎懷寧王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

則將奚辭以對伯顏怒會行省參政明里董阿迓皇子過河南而

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曾劾其娶娼女冒受封因說伯顏收之丞

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乾寧安撫司安置後移雷州順帝至

元六年召還紅巾盜起拜平章政事行省江浙比至招募民兵數

千人恢復淳安等縣次徽州以疾卒于軍

瞻思字得之其先西域大食國人旣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

太宗時授真定路課稅使因家焉父幹直始從儒不干仕進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千言比弱冠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祐設科有勸其就試者瞻思不應泰定中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屢使人招致之以養親辭歸天歷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預修經世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帝命侍書學士虞集慰留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還命集傳旨曰卿且斲歸行名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以內艱不赴順帝至元初徵拜西臺御史卽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乾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瞻思所言皆當時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時襄漢

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衆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
往劫囚徒殺巡卒贍思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地厚
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撫定詔卽其地
置紹熙宣撫司未幾改僉浙西廉訪事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
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多隱徭役贍思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朝
廷是之尋以病免先在西臺時務理冤出滯平反大辟之獄先後
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恩嘗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
通隣殺其夫五府官以爲非其殺且旣經赦將釋之贍思持不可
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
人罪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卒正娥罪卒年七十四追
封恒山郡侯謚文孝生平邃於易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
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

家
詣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諸書藏于

冊曰法期平允匪以市恩侈語好生死者蒙寬以戒倖免慈
用方宏惟當疑似寧失不經

自當蒙古人英宗至治初爲監察御史錄囚大興有以事繫獄者
其人偶見有橐駝死道旁因昇至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駝被盜
捕索急遂執而勘之不得已誣服自當疑其寃臺官謂賊旣具是
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後數日遼陽以獲盜聞寃始白人服其明
泰定帝立扈從至上都劾參知政事楊庭玉贓罪不報卽納印還
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章再上庭玉竟以是罷又奏平章禿滿
迭兒當英宗被弑必預聞其謀不省反賜黃金繫腰自當遂辭職
改中書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親往閱治還言水性無常民且

瘁難以成功卒寢其役會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自當不卽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恐罪歸於衆曰設有罪自當獨任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召之責其慢自當請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舍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改中書左司郎中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集議自當謂於典禮不合衆曰英宗朝已有行之者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文宗卽位有使持詔目江浙還言省官不遽迎詔帝怒遣使問不敬狀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卽位雲南四川猶未平若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地使臣或不

得厭所需則造言以陷之耳丞相言於帝事乃止進參議中書省
事省臣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論可自當獨不言問其故對曰太
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爵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
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
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寧寺令有
司起民夫南臺御史亦乞刺台曰太子爲好事宜出錢募夫若役
民則朝廷知之非便至是悉召南臺御史俾皆入爲監察御史惟
亦乞刺台不與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能盡心直言此
忠臣也今無罪見黜非所以示臣下乃除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
西苑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遂
稱疾不從帝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上游邪臺臣進
除曰帝以筆刪去一人而改將作院官閭閻名自當言閭閻爲人

詠諧惟可任教坊職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乃止已出爲西臺侍御史順帝元統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先是自當居左司郎中時秦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中書參議撒迪自當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二萬與之至是復奏鹽引宜盡八以資國用紓民力時撒迪方爲御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毋於京師旣而以母憂去尋復起爲治書侍御史寧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保伯顏者委自當與省院官往鞫無實以誣坐告者伯顏怒自當曰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國法所在也若欲加罪則自當實主其事乃左遷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終始一節有古遺直風然卒以是忤權貴不復柄用君子惜焉

遂魯曾字善止河南修武人文宗天歷二年進士辟御史臺掾會臺官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封章於大夫前曰中丞素持重

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直聲大著順帝元
統初除太常博士時武宗廟未立后主集羣臣廷議太保伯顏謂
明宗母亦乞烈氏可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母唐兀氏可
配享伯顏問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宜立者明
宗母乎文宗母乎魯曾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爲
武宗皇后明甚明文二母固妾也今以無子故不得立主而以妾
母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私尊其父之妾於禮不
可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母后文明段氏於別室而立其生母
蘭氏爲文昭皇后以配享先王貽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集賢大
學士陳顥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亦二后也奚不可魯
曾曰堯母爲帝譽庶妃堯旣爲帝未聞冊妃爲后而配譽今上爲
大元天子顧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會伯顏敗魯曾

拜監察御史疏劾其黨太尉答失海牙阿吉刺等八人皆見黜久之除樞密院都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利其妻女多巧誣以罪今後官民有罪應及身而止又郟王被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其子孫帝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罹伯顏所誣者後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紅巾賊以官軍不習水上募瀕海鹽丁爲軍遷魯曾淮南宣慰使領軍事募鹽丁五千人克復徐州繼領所部討淮東卒于軍

冊曰粵稽后稱昉少康世元妃庶妃上古無紀所引雖荒其議則是

崔敬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初由刑部令史擢中書掾順帝至元六年拜監察御史時旣毀文宗廟主削文后號徙置東安州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亦放之高麗敬上疏曰文皇

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且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見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須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况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所今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彝不可測度倘生他變良可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而人心悅又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

聖宮適起居之宜存敬慎之心也今失刺幹耳朶思乃先皇所以
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况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早還
大內居深宮嚴衞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
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誠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
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革重惜
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
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諸鄉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臣
不知慮此奏稟承請無虛日甚至以府中百年所積寶物遍賞僕
御闡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
又將何以爲賜乞追回原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皆不報是
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者本訓童村落有司
以僞造鈔逮之撫楚誣服敬廉知始謀者爲大同王濁有司誤執

秀以塞責移文至大同果得濁而出秀罪至正中累遷刑部尚書
廣東憲府讐殺處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非大逆
坐一家者比議始定尋改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請給鈔
十萬錠招致軍民立營屯種歲收粟百萬斛以給邊防盜據齊魯
以敬爲中書參政分省陵州供給諸軍民力不繼請行納粟補官
之令于是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石民獲少蘇官至江浙
左丞卒諡忠敏

李稷字孟幽滕州人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父官袁州師夏
鎮得春秋之傳爲名進士順帝至正初擢監察御史劾闖宦高龍
卜恃恩私侵撓朝政交通時相爲國基禍宜早正邦刑疏八流之
邊境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言事官須加優擢
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

司日奏及帝所可否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灾有旨
 更作稷言頻年水旱相仍公私交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帝方
 注意守令稷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
 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
 赤蠹政害民不當授正官帝悉可其奏五遷至戶部尚書廷議以
 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徵稷曰方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
 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遷治書侍御史從丞相脫脫平
 徐州謁告歸葬以山東廉訪使致仕卒于京追封齊國公諡文穆
 稷為人孝友恭儉尤篤於鄉鄰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
 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之

袁州志云夏鑄字定遠宜春人以進士授茶陵州判官行誼端飭學者宗之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崑陽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成誦家本
 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致力田反為此迂儒事邪思誠愈

自力學日進登至治元年進士順帝至正初由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疏言京畿自去秋不雨三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啣冤三年大旱往者伯顏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郊王之獄燕帖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已也豈不感傷天和宜先雪其枉再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缺庶可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鈇趾以舂金鑛舊嘗給衣糧自天歷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罪囚不決者往往多斃獄中獄吏妄以病報請定瘐死多寡罪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往來警邏今敝船十

數艘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為名實不出海以致海寇猖獗宜卽
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為婚有能
捕賊者卽以船界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二省列戍
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岸下年糧船開洋之
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
其議出僉河南山西道事行邵武鄉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
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於道者監縣伏罪吏屬問所以先知故曰
衣敝衣乘駿馬非詐而何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為闕仍命思誠為
司業比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闕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
者升倚者汰自是諸生更相勉勵招擢兵部侍郎以母喪歸甫禫
起為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鐵燈千思誠集民丁作堤晝夜
督工暮月而塞復築夾堤於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

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暇則募民運
碎甃治郭外行道往來者無泥塗之病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
舒故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
十二年除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七事曰置行省丞
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汰冗兵以省糧運改祿秩以
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正紀綱設常選法以
起淹滯尋出爲西臺治書侍御史紅巾賊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
田距奉元一舍思誠會安西諸王及省院官曰秦關百二天下之
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所素畏宜遣使求援上策也
戊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
乃移書察罕曰河南爲京師門戶陝西實內郡藩籬兩省相望互
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

先生有爲國救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提兵倍道來援遂破賊旣而河南總兵官果以擅調詰問思誠亟言於朝帝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陝有行樞密院掾史受賂事覺匿王邸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况母乎吾不忍以子故而繫其母令釋之御史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皆謁謝初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止以臺印封置架閣庫詔僉五省餘丁爲軍思誠奏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億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非輕獨得免復名拜國子祭酒方臥疾聞命卽起至朝邑卒於旅舍追諡獻肅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事世祖以忠勤著官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召見令入宿衛泰定初遷興瑞院使

文宗天歷二年擢侍御史順帝元統間太保伯顏專政嫉其論事
不呵出爲南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謫置海南及伯顏敗
始召還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置諸風憲一時
號稱得人嘗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
長太師馬札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既謫居西邊時相欲傾之嗾人
告變且援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相者孰無閃退之日况
脫脫父子在官無他過奈何迫之於險終不從兼知經筵進講必
詳慎多被嘉納有御史劾丞相別兒怯不花姦邪誤國帝不聽亦
憐真班從旁反復論不已由是忤上意左遷江浙平章中丞以下
皆納印辭職旣復召知樞密院事穎亳盜起朝廷屢出師失律致
敗每進言於時相不見納仍出爲江西行省左丞相時妖寇由蘄
黃陷饒州民皆持梃爲亂比至道出安仁卽駐兵招諭來者厚加

賞賚不從者乘高縱火攻之所在羣盜咸歸欵俄卒于官追封齊

王謚忠獻

張禎字約中汴梁人順帝元統元年進士辟河南行省掾初娶祁氏祁生貴家頗驕縱見禎貧不爲禮踰月卽出之祁兄訟於官且汚禎以它事左右司官聽之禎移疾不出行省平章月魯帖木兒怒曰禎剛介士豈汝曹所當議者令郎中虎者禿謁謝乃起踰年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妻崔氏爲其妾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死狀且言屍瘞舍後禎卽其所發得之皆引伏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吉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之讐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郟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嬖子兄弟尚仕於朝宜急加誅殛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竄今災異迭見盜賊蠭起海寇敢於要君

閻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紅巾賊毛貴陷山東禎上疏畧曰伏見陛下以盛年履艱危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多事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是宜臥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艱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鳩毒之戒皆宜痛徹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禁於未然出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也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所過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

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見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卽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啟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日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至哉潁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而終成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除僉山南道

事方是時毛貴勢逼京畿而李羅帖木兒駐大同察罕帖木兒駐
洛陽方以爭晉冀爲事朝廷遣中書參政也先不花樞密副使脫
脫木兒侍御史叟叟往解旣受命不前進禎言其貪懦庸鄙苟懷
自安無憂國致身之義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
計理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觀望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
遲而行使兩軍日夜構難自相仇殺實此三人誤國所致宜急正
其罪以救時危亦不報禎慨然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卽辭去居安
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李羅帖木兒稱兵
犯闕皇太子奔冀寧奏除贊善不起擴廓帖木兒將挾太子入定
亂且謀內禪遣使傳東宮旨賜以上尊且訪時政禎復書曰今燕
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
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

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闇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
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
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
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
不可以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
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
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
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
千載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是豈可以不鑒之乎且吾聞之
天之所廢不驟也騁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
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
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

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可不深思而熟計哉擴廓帖木兒聽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冊曰盱衡時事洞如觀火由見理明非關術數元之君臣若子若父聾瞶能開寧遽殞祚

陳祖仁字子山沐梁人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早有文名順帝至正二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歷監察御史出爲山北廉訪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帝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業苟上不奉天道下不順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

焚燬殆盡固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
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
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
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
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
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生民者祖宗
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
中原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
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已哉疏奏帝嘉納之
二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與宣政院使
橐驪內親近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上章
暴其罪以違太子意左遷吐番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

外除祖仁上書於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驪朴不花姦邪等事此非
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啟今殿下未
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小人蠹政之情不得達
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所統馭臺諫者祖宗所建立以
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
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
在君父方今毓德青宮而使諫臣結舌凶頑肆志豈惟君父徒擁
虛名蒼生亦將奚望疏方入太子且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
曰臺臣所言橐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
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
自今日始也祖仁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
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

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當時止閱大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使必皆由東宮萬一君父有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過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再上卽辭職一時御史以下皆辭閑於是臺諫爲一空事聞朴不花橐驪不得已各引退帝令老的沙慰諭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所致也此二監者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

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強鎮乘之故千尋之木
吞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思之可爲寒心願陛下俯從臺諫之
言將此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
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
下可全恢復以還祖宗之舊若猶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勢將不可
制則臣寧甘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
同罪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於太子言朴不花驕恣無上招權
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漸不可
長中外所共知者獨主上與殿下未知耳自古宦官近君親上使
稍得志未有不爲國家患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
投諸還荒以快衆論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議爲可畏
法度爲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帝聞之大怒於是臺臣自御

史大夫以下皆左遷出祖仁爲甘肅參政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其友朱毅卽日就道明年李羅帖木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負氣剛直數遇事與時宰議不合乃超授其階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驕悍難制專立撫軍院總兵備之祖仁乃與學士王時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將出師禁軍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

致討以南軍遠而輕擴廓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
至勢將不利宗社故宜先救難以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
下當此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
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勢必不能復振分撥一軍逼襲
不難就禽其餘見調軍馬悉宜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禁兵聲勢
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有濟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
者爲擴廓游說以箝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
聞而天下事去矣不報祖仁又上書於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
軍馬之權不知此項軍馬終爲南軍所忌使其陰有悖逆之心朝
廷惟以忠誠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相
加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
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

也况聞擴廓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耳當今之計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情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勁旅棄置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猝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疏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載太廟神主追從太子北行祖仁等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今從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爲

文簡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

冊曰權有轉移事衡輕重非託空言可施實用痛哭之陳曾
不心動江河崩潰一丸奚壅殆有天焉殞身以從